

實踐 人權公義

視犯如病 視病如親

作者：雲林監獄 芋芯

那一年，我們一起來到這裏工作。
穿過了蒙受好奇與猜測的圍牆，
進入了重重關卡與檢查的鐵門，
面對了從未接觸與瞭解的族群。
從而，激盪出種種的感受與想法。
記錄下當初發生的事情，
提醒著莫忘「視犯如病、視病如親」的初心。
這是在那一年夏天發生的故事……



教室裏，戒毒的受戒治人正認真的看著衛教資料。戒護的管理員在後面警戒著。

已使用著有段時間的立式電風扇吹動著微風，並規律的響著一段段微微吱吱聲。窗外偶而傳來鳥叫聲，及隱隱約約的工作作業用的機器運轉聲。

「精神疾病方面的精神分裂症，症狀是思考方式及情緒反應出現混亂奇怪的方式，常見的包括幻覺、妄想及胡言亂語，嚴重者會有自傷及傷人的傾向，並會在社會或職業方面功能出現退化。」前面講台上戴著眼鏡的商心理師，斯文瘦弱，正為受戒治人介紹著各種精神疾病。

坐在最前排的一位壯碩年輕的宮姓受戒治人突然小聲喃喃著。



商心理師稍微分神注意了一下，又繼續介紹下去：「患者通常於青壯年就會顯現病徵，其中約1.5%的患者會終身遭受這疾病折磨。精神分裂症的診斷方式只有經過患者自述經歷以及觀察患者行為等來判斷，沒法用儀器檢查。研究認為，遺傳、幼年環境、神經、大腦及心理社會壓力是導致精神分裂症的重要因素；使用毒品也會誘發——」

◎ 犯罪者往往因為大腦額葉功能低落，學習社會規範能力差，才會犯罪。

此時剛剛最前排那喃喃的宮姓受戒治人突然站起，把坐著的折疊椅直接往商心理師頭上砸去。商心理師一閃，卻沒閃開，敲到右耳旁，耳邊一片烏青逐漸顯現。坐在宮姓受戒治人兩邊及後面的受戒治人趕快站起來拉著宮姓受戒治人的兩手及肩膀，以免他再攻擊人。

戒護的管理員在宮姓受戒治人站起時也已起身，但已不及阻止。此時趕到前面，並用對講機通知中央台。

宮姓受戒治人掙扎著，並出口對商心理師大罵：「魔鬼！你是魔鬼！神明叫你不要再騙人了！」

商心理師一手摸著頭忍著疼痛，開始安撫著宮受戒治人。

跑步聲迅速由遠而近，六位管理員趕到，將宮受戒治人制止，並拉走。商心理師此時還不忘提醒：

「趕快通知衛生科，安排他就醫。」



◎如果監禁受刑人而不加以教化，就跟以往對待精神病患，只是監禁束縛，卻不治療一樣。

商心理師原本還打算繼續把課講完，但管理員勸他先去給醫生檢查一下。於是就提早下課，管理員把其他十多位受戒治人帶回工場。此時監獄的其他職員也已趕到，開始現場拍照、安排進行筆錄及調攝影紀錄等事項。衛生科人員協助並陪同送商心理師到鄰近的醫院就醫。

商心理師到達醫院後，醫師安排做腦部檢查，並安排住院一天觀察有無腦震盪。檢查結果發現右耳耳膜輕微破裂，但幸好大腦沒有受創。

一週後，衛生科辦公室。

商心理師剛為受戒治人上課結束，右側頭部包紮著，和政風主任兩人坐在會議討論桌上。

「這種收容人攻擊職員事件，一定要去告他傷害！我已經幫你收集好各種資料及證據，你去申請診斷書，一定會勝訴。」政風主任氣憤的說道。

商心理師溫和的回答：「那個受戒治人是因為疾病的關係，他並無行為能力，這種行為也不是他所能控制的。」

政風主任義正辭嚴地說道：「這種事件不容許再發生！不能讓收容人有樣學樣！職員是為國家工作，不能讓職員因此受傷害。」

商心理師有點自責的說：「當初知道他是列管精神病患時，我應該要特別敏感注意的，我自己也有疏忽。只要保持著警覺性，就不會受傷；管制好收容人，這種事就不容易會發生。」

政風主任似乎有點被說服：「好吧！既然你不願意提告，我也不勉強。如果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不要客氣，隨時來找我。」

商心理師說：「謝謝主任。」

商心理師又有感而發的繼續說道：「我個人覺得，其實犯罪者也是如此，往往因為大腦額葉功能低落，衝動控制差，學習社會規範能力低落，才會犯罪。這也是為何通常矯正收容人的學歷都偏低的緣故，可能因為他們的大腦功能低

弱，導致學習力差。隨著現代高科技的進步，對大腦的檢查越來越精細，發現犯罪與腦部功能異常也有著相關。如果監禁受刑人卻沒有教化，就跟以往對待精神病患，只是監禁束縛，卻不加以治療一樣。在現代研究已發現，精神疾病的發生跟大腦功能的生理異常有很大的相關。」

幾週後，商心理師下課經過管教小組，戒護科教區科員叫住商心理師。

「心理師！麻煩你一下。這個收容人打報告要向你說對不起，所以我把他帶過來，在這裏等你下課。」

宮姓受戒治人戒護外醫住院密集治療乙月後，已經恢復清醒。他向商心理師低頭鞠躬說道：「老師！對不起！我那時病情發作，頭腦不清楚，才會這樣。真是對不起。」

商心理師搖手說：「沒關係。你現在覺得怎樣？」

宮姓受戒治人說：「還是會隱約會聽到神明在耳邊講話，但我不會再理祂了。」

商心理師說：「從你的資料看起來，你這病很可能是因為吸毒才誘發的。」

宮姓受戒治人很慎重的說：「我以後一定不會再吸毒了。」

感覺到宮姓受戒治人是真心誠意說出來這句話，商心理師覺得這次受傷已經值得了。

在監所工作，最大的成就感來源，不是來自於矯正收容人的敬畏，而是在於他們的真心改變。



以這身制服為榮，做就對了

作者：桃園監獄 湯繼中

初踏入矯正工作，在一個茫然的環境中，巧遇同鄉的學長，他勉勵我說：「看守（台語）的工作是一個良心的工作，沒有師父，只有用心，做就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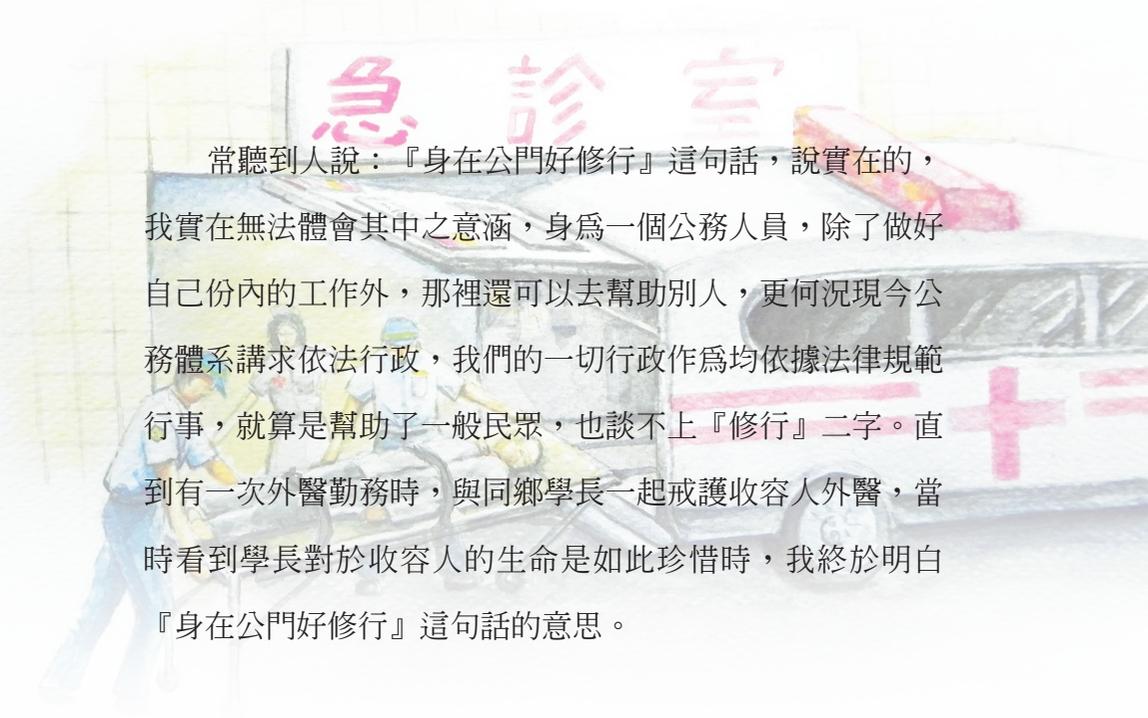
常聽人說：『身在公門好修行』這句話，在一次勤務中，我與學長一起戒護一位收容人外醫，當時看到他對於收容人的生命是如此珍惜時，我終於明白『身在公門好修行』這句話的意思。

生命是無價的、不分貴賤，矯正工作更是一份可以讓我服務社會的工作，只要我們多用一點心、多留意周遭的事物，我們就可以發現許多無助的人需要我們的幫忙。

我常告訴自己，矯正工作是我最終的選擇，身上這一身的制服更是我這一輩子的榮耀。



八年前的九月十六日，是我從矯正人員訓練所結訓到服務單位報到的日子，初到一個新環境，心裡難免忐忑不安，尤其是矯正工作的環境與一般社會工作迥然不同，四周豎立著高牆、封閉的空間、面對的又是刺龍刺鳳、兇神惡煞的犯罪人；還好在這巧遇同鄉的學長，在他的教導及鼓勵下，很快的就適應矯正工作的環境。記得有一次與學長閒聊中，他勉勵我說：『我們都是南部來的小孩，沒有什麼，就是肯做；不要管別人的眼光及閒言閒語，做就對了，凡事只要憑良心去做，不要去計較後面的報償，工作就能非常愉快。看守（台語）的工作是一個良心的工作，沒有師父，只有用心』。這一番話我一直深記在心裡。每當工作遇到瓶頸或不如意時，我就會想起學長說的這番話，並常常提醒自己，『作應該做的事，把事情做好是本份，完成工作是義務，不要給長官帶來困擾。』



常聽到人說：『身在公門好修行』這句話，說實在的，我實在無法體會其中之意涵，身為一個公務人員，除了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外，那裡還可以去幫助別人，更何況現今公務體系講求依法行政，我們的一切行政作為均依據法律規範行事，就算是幫助了一般民眾，也談不上『修行』二字。直到有一次外醫勤務時，與同鄉學長一起戒護收容人外醫，當時看到學長對於收容人的生命是如此珍惜時，我終於明白『身在公門好修行』這句話的意思。

記得當天傍晚正準備用晚餐，突然接獲中央台指派我與同鄉學長一起戒護一位因心肌梗塞已休克的收容人緊急外醫，因當時情況非常危急，在救護車上學長不斷的為收容人施以心肺復甦術，很快的救護車到達醫院，我看見學長飛速的下車打開後車門，直接將收容人推進急診室開刀房，當時收容人心跳及呼息已經停止，醫生依急救程序施以電擊、強心劑及心肺復甦術等急救措施，他看了一下手中收容人的個人基本資料後，嘴裡唸著年齡43歲、竊盜案、刑期一年十個月，看他滿臉凝重的樣子，他跟我說請戒護科通知家屬快到醫院，隨後轉身往急診室開刀房走去，從他的言行舉止我感

覺情況不對，30分鐘後急救無效，醫生對著我們說：「病人已經沒有呼吸及心跳，宣判死亡」，當時我感到非常難過，心想生命為何如此的脆弱，正值壯年生命就走到終點，這時我看到學長不斷的在與醫生交涉，希望延長急救時間，學長提到收容人家屬尚未趕到醫院，請醫生幫忙延長急救時間等待家屬到來，醫生在學長的請求下同意繼續為收容人施以心肺復甦術及施打強心劑；當時，我和學長就站在急診室的開刀房內，看著那位正在與死神拔河的人，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醫生也一再告訴我們急救無效的訊息，我們心裡也知道這位收容人存活的機會渺茫，但我們相信只要不放棄就會有希望，就會有奇蹟出現，一個小時的急救過去，仍然沒有起色，當我走出急診開刀房時，突然有一位年約四十歲的婦人及一位小女生朝我走過來，她向我表示她是這位收容人的家屬，看她滿臉慌張的樣子，一股無力感湧上心頭，醫生再一次告訴我們急救無效，決定放棄急救；此時的我們再也沒有任何理由做出任何要求，在我感到絕望及放棄時，學長又一次的請求護士小姐再檢查一次生命徵象，好心的護士小姐從該收容人的手腕脈搏檢查到頸動脈處時，測到了微微的跳動，她立刻請醫生進來急診開刀房，醫生檢查後告訴我們需



要立即開刀，當時我看到學長的眼眶泛著淚光，而我的淚水也不由自主的從眼角流了出來，我知道這淚水代表著努力付出的代價。當時悸動

◎ 看守的工作是一個良心工作，沒有師父，只有用心。

的心久久不能自己，偷偷擦去眼角的淚水，這是我第一次為一位陌生人流淚，也是第一次為搶救生命而盡力付出。當我走出急診室開刀房，把訊息告訴在外等候的家屬時，看到他們臉上露出希望的表情，我又一次忍不住的轉身流下眼淚，此時，一股驕傲的感覺湧上心頭，驕傲的是我也可以為人付出，驕傲的是我的工作是如此的神聖；這次我終於學會了『做就對了』的涵義，也終於明白『身在公門好修行』的意思。

看著牆上的時鐘，已經20點15分了，肚子不停的咕咕叫，因急著將收容人送醫，所以當時我和學長身上都沒帶錢。當醫生向家屬解說病情及討論後續醫療問題後，家屬同

意開刀挽救收容人性命時，這時我們知道下一個挑戰將要來臨，它可能是體力及生理的一項考驗，但我想學長應該跟我一樣非常願意接受這項挑戰，25分鐘後我們協助醫護人員將收容人推進三樓的開刀房，學長指示我在開刀房外戒護，而他隨著醫護人員進入開刀房，時間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突然，開刀房門打開了，看著護士與學長推著病床往隔壁加護病房推去，在一切安置好後，我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經過這次難忘的經驗，使我體會到生命是無價的、不分貴賤，我們在這次勤務中並無特別的付出，也無任何的損失，所做的都是工作份內的事情。但我們卻挽救了一條生命及一個家庭，這不就是印證了『身在公門好修行』這句話嗎？矯正工作是一份可以讓我接觸社會邊緣人的工作，只要我們多用一點心、多留意周遭的事物、多關心周遭的人及視戒護工作為己事，我們就可以發現許多無助的社會邊緣人需要我們的幫助。我認為矯正工作是最容易累積功德的一項工作，只要憑自己良心，不計較回報，工作一定是快樂的。我時常告訴自己，矯正工作是最終的選擇，身上這一套制服更是我這一輩子的榮耀，『做就對了』。

人 球

作者：明德外役監獄 蔡承憲

曾在書信檢查中看到家屬訴說著所面臨的困境，卻沒想過有一天會直接面對如此弱勢的家庭。一直在想如果當時選擇一走了之，很難想像這樣的家庭在求救無門的情況下，將如何去面對未來的生活。處理的過程雖然辛苦，甚至充滿各種不確定性，但是當事情畫下圓滿的句點時，就覺得一切都值得了。最後

以一段話與大家共勉：如果你矯正的是一項罪名，那麼你的教化也許有成功、也許會失敗；但是如果你教化的是一個人，無論如何，你都是成功的。





生命中每一段走過的歲月，都會留下它的痕跡，也許有喜有悲，但是它豐富了生命的價值，以下就是一段真實的故事：

幾年以前，我服務於南部某機關的名籍股，工作不啻是一成不變的新收、釋放、出庭、還押、縮刑及移監，有時候遇到人犯在監死亡，還必須至殯儀館處理後續家屬領回事宜。還記得那年農曆七夕的前一天，戒護科收了一個年約60歲中風無法動彈的人犯，直至下午地檢署書記官打電話來，人犯因逾執行時效，應立即釋放，隨即將釋票傳真過來。因人犯無法動彈，戒護科於是打電話通知家屬來帶人，剛開始還有人接電話，隨後便無人回應，我馬上電話詢問書記官有

關這收容人的家庭狀況，家住臺中太平，育有一男一女，是小女兒把他帶到署立臺中醫院住院，因為他有案件通緝中，後來小女兒報警捉他。因為這個收容人中風無法自理生活，臺中監獄拒收，臺中地檢表示因為是高雄地檢所發布的通緝，於是請警察將他送到高雄地檢，監獄就收了放在病舍。

該名收容人大兒子戶籍設在高雄，於是請當地管區查訪，訪查的結果是間空屋，也找不到人。我心裏想這一定又是監所界的人球案，典獄長指示應儘速安排出監安置，負責協助更生保護的林婉瑜調查員聯絡更生保護會，更生保護協會的承辦人也不知道怎麼辦，甚至想說把他放大兒子的房子就好了，調查員說不行「這會死人耶！」，我則聯絡小女兒居住在臺中太平的轄區派出所，管區答應支援一個警網，但是他們只能維持秩序，怎麼做還是要看獄方這裏。



◎ 如果你教化的是一個人，無論如何，你都是成功的。

我把聯繫的結果回報後，典獄長馬上指示名籍科員跟負責更生保護的調查員送他回家，「這肯定是個苦差事。」我心裏想，出門前總務科長說：「如果真的不好處理，就把人帶回來吧！」於是我、林調查員和司機開著救護車載著這收容人往臺中太平出發，我看了一下時間，是下午3點。

沿著二高到達太平已是下午6點，華燈初上，下班的、放學的人群擠滿了熱鬧而狹小的街道，我卻沒有心思好好看看這個從921地震後重生的城市。我們先至當地派出所瞭解這小女兒的家庭狀況，一個約27歲的單親媽媽，帶著兩個小孩，先生在中部某監獄服刑，她則在一家貿易公司上班，目前是租房子，同時也是當地派出所列管的家庭；於是我們拜託員警請她到派出所，沒多久她帶著兩個小孩到派出所，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清秀而略帶稚嫩的臉龐卻帶著一種單親媽媽特有的堅毅，我表達來意後，她表示因為工作及小孩因素，實在無法照顧生病的父親，想帶他去醫院，於是我們就帶她跟兩個小孩坐著救護車一起到署立臺中醫院。

在車上我先安慰她：「我們這次來，並不是要責備妳或是隨便將人一丟了之，我也知道一個女孩子帶兩個小孩，要維持一個家已經是很不容易了，我們來主要是協助妳找尋一切可用的社會資源，幫妳渡過難關，好好把小孩撫養長大。」她問道：「你們找不到我哥哥嗎？」「我們有拜託管區到他戶籍地去找，現在是空屋。」「嗯………」她回答，接著她只是默默的看著兩個小孩，不發一語。

到達醫院後，我們把病人推到急診室，護理長問道「他是什麼問題？」，我回答：「中風，先前已在署立醫院住過」，護理長從電腦調出資料，「他之前有住在這裏，病況已經穩定了，後來被警察帶走，醫藥費也沒付，醫藥費的部分我們已經報請專案補助了，可是伙食費還有二千元沒付，還有一張健保卡在這，要先付二千元才能把健保卡還妳們。他現在不需要醫療而是療養，所以我們沒辦法收容他。」護理長冷冷的說，旁邊的小護士則用誇張的語氣對病人說：「伯伯，你病好了哦！好了不需要看醫生，要家裏的人好好照顧就好了。」原來她們也意識我們是來推人球的。林調查員帶兩個小孩去吃晚飯，我則將護理長帶到一旁，將她家的

情況描述一遍，「我們都曾做過善事，我大可把人一丟，就回去交差了事，可是這樣的家庭就這樣在我們前面，只要我們每一個人付出自己一點愛心，就有可能協助一個家庭改變宿命，重新展開新的生活。」我這樣說，護理長於是答應協助幫忙，她先聯絡醫院的社工師，才知道他住院時，因為家屬不出面，社工已經要安排收容的地方，後來因為警察帶走而結案。社工師於是請家屬聽電話，答應要安排收容的地方，只是重新作業必須二至三天，這段時間必須先請家屬自行安置。

後來沒辦法了，跟小女兒商量後，我們決定將病人帶回她住的地方，那是一間公寓的頂樓，用木板隔的房間，當我們把病人安置好後，房東跟房東太太跑出來，很生氣的說：「她已幾個月沒付房租了，現在又把一個病人帶回來，萬一出了事怎麼辦？」，我回答：「只是讓他暫住幾天，過幾天社會局就會安置。」房東不肯，要求一定要里長保證，否則連他女兒都要一起趕出去，於是我們一起到派出所請管區員

警聯繫里長，經過里長保證協助後續安置後，房東才勉為其難同意讓他暫住幾天，這時我回頭看看他女兒的眼淚早已不聽使喚，流了下來。

當我們要離開時，林調查員跟他女兒小聲說：「我剛剛拿了二千元給小妹妹，記得不要讓妹妹把錢弄丟哦！」卻見她蓄積一個晚上的情緒瞬間崩潰，趴在林調查員身上狠狠哭了一場，淚崩不已。回程的路上，我對調查員跟司機說：「或許妳不會記得這個月妳做了什麼事？但是妳永遠不會忘記今天妳做了什麼事。」

夜已深沉，點點星光伴著救護車閃爍的燈光照亮了南二高的道路，我彷彿看見黎明的曙光已在天邊泛白，指引著我回家的道路。

